



韓子迂評序

世有申韓之書何自而出也自劉向班固皆以為法家者流本出於理官之明罰敕法而刻者為之殘及至親傷恩薄厚失其本矣竊以為不然凡治之衰也起於相勝而亂之作也成

於相⿰氵䠶〻之甚則亂從而生爲蓋上古之治天下忠與質爲耳忠之極也質勝之質之極也文勝之文不與浮飾期而浮飾自至浮飾不與詐欺期而詐欺自至非關世也所漸者然也戰國之時詐欺極矣縱橫之徒徧天

下而以馳騖有土之君以至君畏其臣々狎其君而篡弑攸起諸侯是以不救此皆上下浮諂而怠惕紓緩不振于汰之效也於是申韓之徒出而以名實之說勝之矣名實者按名求實嚴刑必誅詳於法律而篤於耕戰

凡以破浮淫之說而振其怠惰紓緩之情也其用意固已無惡於世但其憤激之甚至於刑棄灰廢詩書以吏為師則秦禍之必至耳使其遇聖主明王與之折衷被之以封疆折衝之任則其治功豈可量哉然余以為二

子之徒可以為臣而不可以為相可以從命而不可以為命使其遇堯舜湯武法度修明之世則為股肱之良其在桓文孝公之時亦足以治兵力農而營富彊使其遇始皇二世直喪亡之雄耳何也物有變也人有器也

令讀其書上下數千年古今事變奸
臣世主隱微伏匿下至委巷竈閭媍
女嬰兒人情曲折不啻隔垣而洞五
臟非著書當在未入秦之先年未壯
也而已能事如指掌何其材之早也
其識事也早其命物也材竆智究慮

潤竭谷虛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
絶後之君子悲其志想見其人悼其
術之不終而惜其不遇聖主明王以
裁之不究以死非死至今千八百年
矣而書不磨滅唐宋以來病其術之
不中黠而不講故其文字多舛駁而

不讐市亦無售近世之學者乃始艷
其文詞家習而戶尊之以爲希世之
珍沿訛習舛而不以爲怪令門無子
乃得何氏善本爲之訂其訛謬而品
題其當否表其文詞梓而出之以俾
世學之覽觀自門無子之書出而訛

本盡厥文從字順章妥句適一如韓氏之舊不亦大愉快矣哉門無子之用心亦勤矣門無子吳郡人娃俞氏巖居嗜古篤行君子也年七十脩身剡文不窺市不醜窮不慁貴人書成而示余〻故得以肆目於是而條陳

其本末云

萬曆六年歲在攝提格冬十二月丁

丑朔長興陳溭子淵甫識

韓子目錄

第一卷
初見秦
存韓
難言
愛臣
主道
第二卷
有度

二柄
揚權
八姦
第三卷
十過
第四卷
孤憤
說難
和氏

第五卷
亾徵
三守
備內
南面
飾邪
第六卷
解老
喻老

第七卷
説林上
説林下
第八卷
觀行
安危
守道
用人
功名

大體
第九卷
內儲說上
第十卷
內儲說下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下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下
第十五卷
難一
難二
第十六卷
難三

難四

第十七卷

難勢

問辨

問日

定法

說疑

說使

第十八卷

六反
八詭
八注
第十九卷
五蠹
顯學
第二十卷
忠孝
人主

飾令
心度
別分

此文跌宕類藾秦然章法句法起結照應獨邁絕律趙定宇曰此篇與國策所載大略相同是秦文之極佳者

汪南溟曰此書為初見秦其策全在破從一着中間反覆歸咎謀

韓子卷一

初見秦

孫月峯曰大約規模范雎但范簡此繁范虛此實范隱此顯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荊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強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郤

臣不忠處波瀾起伏汪洋千頃戰國雄辯士也

前言山東諸侯之弱此言秦之強士民樂死

張賓王曰文氣如決文情如環

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鬭頓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剋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

語甚的着

此言秦所以不王之故

趙定宇曰先總論謀臣之失策後乃細言

張賓王曰援齊引出秦事文勢紆徐

言當以齊為戒

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甞不尅攻未甞不取所當未甞不破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隣諸矦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伏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尅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尅而無齊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轉）且臣聞之曰削跡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

此言秦破楚而不取失計

第一段結

此言秦拔梁而不取失計

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淩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爲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

第二段結

孫月峯曰此段却簡

第三段結

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淩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

秦破趙不取張賓王曰秦戰前雄無如長平之勝秦之最悔莫如不乘勝取趙以致後來王陵王齕之敗故於此痛切言之可令秦王髮竪此其最善揣摩處

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代上黨不戰而畢反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爲齊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荊。東以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

秦方事趙故言趙事特多第四段結

此言秦破趙而不取又失計

張賓王曰覆說趙事愈有精神又於趙事中更作三段波瀾叠叠

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徧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爲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負弩戰竦而却天下固以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尅之也又不能反軍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

張賓王曰文緊甚似只收末段而前四段俱收妙手

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錯龜筮

張賓王曰以起處作收處妙絕

孫月峰曰亦是遠交近攻

汪南溟曰末段一正一反總通篇之意作結

張賓王曰即承上一反收得妙至末似方滾滾而來

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出。反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應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隣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又覆說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

一句已剪截矣韓宗國也秦王欲得非於是急攻韓韓王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李斯忌而間之張賓王曰非之說多陳而爲韓之情亦太顯至李斯雄辭奇策刺心驚耳而發非隱情如覩此豈非既死之後李斯之徒振暴其短

爲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

孫月峯曰文氣甚削勁有鋒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蓆薦。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欲贅天下之兵。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

耶然不宜在韓文書中

趙定宇曰非直指貴人之夫計宜乎斯之自爲謠說

與同憂久矣脩守備戒強敵存蓄積築城池以固守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鋭之卒勤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臣之計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使人使荆重幣

而終不能免也范雎三見秦王而猶慮左右之竊聽先言外事以嘗秦王非智不及此矣

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則韓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荊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荊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搆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至殆也見二疏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

趙完宇曰此是當時紀載之文故幷叙李斯語斯與非同門今乃互相傾覆如此

孫月峰曰斯二說與前非所談文氣却一律想俱為非學者所述

張賓王曰叙法蒼然

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閒焉。不可悔也。

詔以韓客之所上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臣斯甚以為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㤉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為難。荊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荊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為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荊有謀。諸侯應之。則秦

李斯之忌正在此

李斯之深計名爲忠秦實

必復見崤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闚陛下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

乃間非

光言秦之有施於韓

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荊人狐疑必有忠計荊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也願陛下幸審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

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世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

此言韓之報秦無恩見曲在韓

此叙秦韓報施之事及諸侯不直韓

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荊荊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

總繳

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一得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葅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搆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

孫月峰曰色澤

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聞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必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

此亦為初見秦之辭憤悶孤抗故其文連類曠肆感憤特奇

整整十二柱內却有長短參差句不同

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使臣報決。

難言

趙定宇曰文意邃密字字奇警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纚纚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總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劌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僭而不讓。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纖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

趙定宇曰一語束上關鍵極緊

每段變換各有章法不可覊制似漫無矩度者然齊而不齊不齊之齊古人矩度原如此

以爲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爲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爲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

趙定宇曰文法變化無跡可尋

趙定宇曰以智愚並說轉及文王絕無痕迹

孫月峯曰排敘二十三人長短句錯出音節鏗鏘連類而不厭

用古人實事貫串簇成一堆齊而不齊不齊之齊也

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

結上起下又黏着文王從

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

文王又拓開文字真变化

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傅說轉鬻孫子臏腳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公孫座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萇弘分胣尹子穽於棘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宓子賤西門豹不

妙妙柳子厚與楊憑書倣此若後人用事鬱則苦貪多則患雜並無古人之博練也

張賓王曰一轉萬鈞之力

人主不得借權人臣不得擅威

鬬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 孫月峯曰稍用韻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擅必易主命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聞千乘之君無備

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大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後主而隆家此君人者所外也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晉之分也齊之奪也皆以羣臣之大

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質之以備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社稷將危國家偏威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貨於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　孫月峯曰通篇俱虛語微似連珠亦稍用韻

> 人君惟虛靜無為而群臣各效其職不敢擅權而壅蔽其上此是一片文字篇內用韻俱古體
> 通篇論御臣之術純是老氏作用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

而有功去勇而有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於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不智而爲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

非慎疾奸臣欲散其黨故名之曰虎曰賊

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函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擅其主逼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子之側爲姦臣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爲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

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明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

至此又說出賞罰來皆御

臣之事也

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罪則姦人易爲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奉法則國強
廢法則國弱
群臣百官一
於法而無私
則國治

趙定宇曰句
法奇甚
孫月峰曰徵
古

韓子卷二

有度

冐頭

趙定宇曰不立眼目不畫分界逐意命辭滔滔無涯而法度犂然具備惟先秦能然西漢則少遜矣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齊桓公并國三十啟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爲境以薊爲國襲涿方城殘齊平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攻盡陶魏之地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攻韓拔管勝於

趙定宇曰總結上意

孫月峰曰入今且寬說

用人之法

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莊齊桓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於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

趙定宇曰以下極言人臣

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爲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數至能

狥私之弊

趙定宇曰以下言人君當審法以擇臣

人之門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蔽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故主讐法

趙定宇曰以下言官得其人自能盡事干上也

趙定宇曰以下言臣之匿情以事上如此

則可也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則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爲臣人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入鏌鋣傅體不敢不摶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之士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慼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離俗

廉忠仁義智五節獨後節為詳是章法

趙定宇曰以下言人君當

隱居而以非主臣不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嶮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夫爲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

審法數以御其臣

孫月峰曰長短句錯便自有致

已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滅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威不貸錯制

孫月峰曰終以法之善結

不共門威制共則衆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審則上尊而

賞罰不出於已而使人臣竊之故有簒弒之禍

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貴而傳之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巳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

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
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
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
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
君反制於臣矣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下大
斗斛而施於百姓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
公見弒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
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
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而

此言人君任法而不當喜功故人臣不在立功但當守法

簡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刼故今世爲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刼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爲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

非太察恩太薄非人情

孫月峰曰分解作緩波

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刼其君妄舉則

事沮不勝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君見好則羣臣誣能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

揚明揚也闡揚人君用權之事二篇皆用韻乃四言古體

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

孫月峰曰全用韻略似箴銘造語多奇俏絶爲奇作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損精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爲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藏道陰見

陽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行之不已是謂履理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用一之道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見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

二者誠信下乃貢情謹脩所事待命於天毋失其要
乃爲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
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
反形之理督參鞫之終則有始虛以靜後未嘗用已
凡上之患必同其端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夫道者弘
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
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
生死參名異事通一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德不
同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和不同於

燥濕君不同於羣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無雙故
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
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故審名以定位明
分以辯類聽言之道溶若甚醉脣乎齒乎吾不爲始
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
輻湊上不與搆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
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
失矣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

慾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
之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上上固閉內扃從室視庭咫
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因其所爲各
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主
上不神下將有因其事不當下考其常若天若地是
謂累解若地若天孰疎孰親能象天地是謂聖人欲
治其內置而勿親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
得移并大臣之門唯恐多人凡治之極下不能得周
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猾民愈衆姦

虎比奸臣

邪滿側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腓大於股難以趨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虎成其羣以弑其母爲主而無臣奚國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法刑狗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眞欲爲其國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爲其地必適其賜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讎人斧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

割其下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有國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備將代之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內索出圉必身自執其度量厚者虧之薄者靡之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靡之若熱簡令謹誅必盡其罰毋弛而弓一棲兩雄一棲兩雄其鬬㘖㘖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爲人君者數

摹寫奸臣作用精言壯辭

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枝扶疏將塞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公子既衆宗室憂唫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洶淵毋使水清探其懷奪之威主上用之若電若雷

照妖鏡

八姦

文字顯淺神氣有餘千載如畫使夫人覯之可為面熱汗流

凡人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牀何謂同

千年如見可謂古今奇絕妙品

每段必用何謂二字喚醒

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

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

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

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

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
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易移辯說爲人臣者求
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
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
辭以壞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
人者以羣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
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
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巳者必利
不爲巳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

汪南溟曰前列八奸此示馭奸之道

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歛。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歛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

正說

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

後不令妄舉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虛其意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不使羣臣相爲語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鬬之勇無赦罪不使羣臣行私財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令臣以外爲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聽大國爲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故

此處句似重複然錯綜交互不厭其重沓覺有味憤激懇惻

不聽羣臣羣臣知不聽則不外市諸侯諸侯之不聽
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明主之爲官職爵祿也所以
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
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
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
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
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
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有左
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

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
而不勸。有功者隳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

先有後十件當方冠以十柱

韓子卷三

十過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

孫月峰曰有波作態

每條實以實事無一虛者後人爲之每至苦貧故曰博聞乃餽貧之糧

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

語多枝冗不及左氏遠矣

孫月峰曰妙論俊語

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廄而

孫月峰曰有嘲荀息意又有惜馬意大是嘉極之語情境妙絶

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産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宫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而還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剋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虞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爲申之會宋大子後至執而因之狎徐君拘齊慶封中射士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爲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

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

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

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
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
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
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
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
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
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
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
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

孫月峰曰奇語層出態色盈目願語乃多率尚覺未盡手法

此條累千餘言不勝枝冗先秦人作文不肯減字減句好往迈便與左氏檀弓

裂帷幙。破俎豆。隳廊庑。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愎。昔者知伯瑤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將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鷔愎。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

不同

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説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如是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規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于簡主之才臣

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脩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君夕出令明日倉

孫月峰曰事不雙則不濃

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以足甲兵有餘吾柰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墻之有楛高至於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簳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柰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

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智伯之爲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

禍也必至矣爲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耳人莫知之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三軍之反于襄子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惟其色因入見智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利何乃將

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柰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

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智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氏之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嘗以儉得之

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酒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

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柰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期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

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人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

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卽不幸而不起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然然臣聞之知

臣莫若君。知子莫如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獖以爲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公曰。然則衞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魏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

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隣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衞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而死

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於戶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弒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君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柰何陳軫曰秦得

韓之都而驅其練甲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說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

䫉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爲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爲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今日吾君召

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拔除而社稷不血

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於晉立爲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莅之此所以絕

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